

第七冊（全十八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史記》研究文獻輯刊

吳平 周保明 選編

第七冊

《史記》

研究文獻輯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七冊目錄

歸震川評點史記一百三十卷附方望溪評點史記四卷(卷四十五—一百三十、附錄四卷)	明·歸有光
清·方苞評點 清光緒二年(1876)刻本	 一
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一百三十卷(卷一—八)	清·吳汝綸點校 民國四年(1915)鉛印本
.....	四三九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
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韓
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
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
聽厥告趙朔令曰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
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
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
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於鞍獲逢丑父於是晉作
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晉景公十七年
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爲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

一 卷之九

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
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
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晉平公十四年
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
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
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
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簡子卒
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
共敗知伯分其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
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
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

二

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
子列侯取立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九年秦伐
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
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
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
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
徙都鄭六年韓嚴殺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侯二
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
滑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
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
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
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
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
作高門屈宜曰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
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
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
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紕舉羸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
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
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
十四年秦伐敗我鄆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
鯁申差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
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

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

史記十五韓世家

三

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殉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

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爲襄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蟻蟲爭爲太子時蟻蟲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蟻蟲已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蟻蟲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

史記十五韓世家

四

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曰公必先韓而

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太后弟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蟻蝨也公何不爲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蟻蝨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蟻蝨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其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韓世家

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州而佐秦齊齊敗湣王出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閒二十一年使暴載救魏爲秦所敗載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

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于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畱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韓世家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他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他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他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他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卷之五

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他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諡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

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少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

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茶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卻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

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

不可竝也

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卻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約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

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公即位田常爲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趙魏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

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

常諡爲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四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邾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

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驕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子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威王二十五年復出而傳聞異詞至宣王元年又見戰國策又作閔王燕會事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

史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五

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卽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予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畱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予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

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驕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驕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驕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醇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驕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

史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六

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驕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驕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驕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驕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狝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驕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

合疏驕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驕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驕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敵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驕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田敬仲完世家

卷一百一十八

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驕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辛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驕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必東面而迎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田敬仲完世家

卷一百一十八

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駟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於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

史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上

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者策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

謂秦王曰請予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卽相秦文公

史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上

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

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憂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變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疆輔之以宋

史四十六 五戰仲元世家

十一

のりふ

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西北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

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十四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旣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

史四十七 五戰仲元世家

六

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

九

七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帝王本紀及孔子世家本非太史公力量所及然
其抑絕經傳其用心亦勤矣雖時有淺陋而往往能
識其大者世家末引子貢顏淵語甚有見及僕
與顏子死相次自此以後敘夫子卒時讀之令人
悽愴起于載之感今人讀書抑何容易非好
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
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而叔
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
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
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
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聊人輓父之母誨孔

孔子世家

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
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
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
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
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
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
余侮饁於是粥於是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
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
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
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
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

孔子世家

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
閒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
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
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
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
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
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
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
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
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
王兵彊陵轅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
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
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
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
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
大夫起累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
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
與邱昭伯以鬪難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
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敗奔於
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
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間韶音學之
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

君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間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

史四十七孔子世家

三

卷之九

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圖闔水之怪龍罔象士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

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醢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

史四十七孔子世家

四

卷之九

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僞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

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旃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

只四一孔子世家 王

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郭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

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人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

只四一孔子世家 六

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問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

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子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孔子世家

七

卷一百一十七

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子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

蔡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枯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怠職業於是肅慎貢枯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孔子世家

八

卷一百一十七

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問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